

13 | 花园——开在角落里的花

14 | 悦览——强大自我

15 | 非遗——拦手长穗双剑



沧州风物

五通古碑见证观音庵学校百年史

■白世国

原沧州市运河区南陈屯镇观音庵学校存有五通民国时期的石碑，它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，承载着百年前刘筱舟等人建校办学的一段历史。

(一)

两年前的那个炎炎夏日，我们走进观音庵学校，探寻隐藏在五通石碑背后的故事。

校园里一片宁静，这里面临拆迁，师生已并入上海路小学。校园西侧，靠近围墙处有栏杆围护着五通高大、厚重的石碑，分别是刘筱舟神道碑、刘筱舟创建学校碑、刘筱舟重修观音庵碑、王文同先生碑，另外一通碑字迹漫漶不清，但根据碑头“嘉惠乡邻”及碑文中隐约的字样判断，应是助学内容。

碑面斑驳，仔细辨认被岁月侵蚀的文字，方志资料，百年前创办学校那段的往事如一轴泛黄的画卷，徐徐展现于面前。

(二)

事情得从清末民初的塾师王玉符说起，他字文同，王庄子人，曾就学于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，以教塾为业，为人豁达，急公好义，有“善人”之誉。

民国九年(1920年)，王玉符深感家乡子弟求学无门的困境，给弟子刘筱舟写信，希望其出资办学。刘筱舟又名刘永胜，是关家庄(今官庄子)人，出身贫寒，少年从军，时任沪上防守司令，少将军衔，后擢升陆军中将。刘筱舟收到来信，慨然应允，寄来钱款。

刘筱舟寄来多少钱？

王文同先生碑上记载是“捐资数万为兴学计”；当地一些老人回忆是“寄来八千元，花了六千元，寄回两千元”。数字虽有较大差异，但情系桑梓的拳拳之心毋庸置疑。

建校事宜由刘筱舟的弟弟等人具体操办。关家庄之南有观音庵，选址于此建校。学董王玉符、张毓芝及附近乡亲也积极捐资，参与谋划，欲建成一所初高级完全小学。

学校初名筱舟，以示饮水思源。后更为沧州市西区第二完全小学、陶王庄小学、观音庵学校等名。齐整的教室，高大的门洞，青石的门楣，威严的守门石狮，令贫寒凋敝的乡村气象一新。附近几个村庄邀请两个戏班来搭台唱戏，敲锣打鼓，放鞭炮，赛似过年。

刘筱舟特意自上海赶来参加落成典礼，向每位师生赠送制服、笔墨纸砚等礼



校园西侧的五通古碑

物。他站在高台上，声音响亮，寄殷殷期望于学子：人才者，国家之命脉也……

刘筱舟不断寄来办学经费。学董王玉符聘请学识丰厚的年轻教员，严谨治学。学校鼎盛时，东庄子、李庄子等17个村庄的学生来此上学。百年前的沧城西郊，师生仪容严整，书声琅琅，学风日炽，是多么亮丽的乡村图景。

(三)

学校的前院为观音庵，年久失修，刘筱舟出千余银元重修。因为观音庵不仅供奉菩萨，还供奉关羽、岳飞，传承忠勇、提倡爱国，也是当时社会的需要。立于民国十二年(1923年)重修观音庵碑，介绍的就是刘筱舟创办观音庵学校的善举。

按当时国民政府要求，公产、庙产划归学田，收入由学校使用。有人把观音庵54亩6分的地产划给大和庄学校，王玉符恰巧在集市上遇到此人，据理力争，严词诘问，并将事情因由告与刘筱舟。以往，刘筱舟就常资助大和庄学校，这次又寄来银元四百元，人情做足。县政府把学田重新划归观音庵学校。

(四)

刘筱舟心系桑梓，原因之一是他曾

在战争中负伤，接连三天有老妇人送饭方得活命。刘筱舟感激涕零，询问老人姓名。老人说：“不必谢，咱是乡亲，我也是关家庄人。”因战事紧张，刘筱舟此后再也没见过老人。

刘筱舟晚年居天津，病逝后葬于天津。家乡人感其恩德，前往吊唁。观音庵学校的刘筱舟神道碑，估计是家乡人为表达对他的怀念而刻制的。

王玉符的重孙王燕英生于1934年，据其回忆，“文革”时期，这些石碑有的被推倒埋掉，有的移作他用。王燕英把记载曾祖事迹的石碑偷运回家掩藏。“文革”过后，重新立碑，王燕英得知一块石碑在附近砖厂，人们在碑上摔泥制砖。和砖厂负责人说起石碑的由来，负责人通情达理，当即派人送了回来。

时任观音庵学校校长李俊峰，将五通石碑立于校园内甬路两侧。后移至校园西侧，即现在的石碑位置。五通石碑对研究当时的文化教育、社会风俗等具有一定价值。

时光荏苒，自1920年刘筱舟寄钱创办学校，至今已逾百年。建校时修葺一新的观音庵早已没了踪迹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由于城市建设，观音庵学校也拆迁在即，但见证刘筱舟等人创办学校义举的五通石碑会被有关部门保存下去。他们情重桑梓、捐资重教的精神亦为后人尊崇与传承。



观音庵学校(2020年7月摄)



十几年前的学校大门(2014年摄)

沧州老俗话

投信

投信，沧州话里是索性、干脆的意思。比如，“就还剩下勺子米，半口菜，别剩了，投信你都吃了吧”。

又比如，“我说，她三婶子，你也别黏糊，你不是不愿来吗？投信你也别来了！俺妯娌几个在稻田这儿捉螃蟹玩得更欢！离你这三条腿的蛤蟆还不下雨了”。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王福明：比喻办事结果不理想，就有意加深向坏的方面损伤自己。比如，“都说这种治失眠的新药有效果，我现在连吃两片，凌晨两点还睁眼没有睡意，唉，投信我就起床看书”。

王吉仓：头信，爽性、索性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第十五回：“咱头信狠他一下子，已他个翻不了身！”第四十回：“你头信再住一日，等我明日起身送你家去罢。”

老兵李：这个词在沧州民间常用，词义明确又单一，就是爽性、索性的意思。

如果大家有兴趣，读读《醒世姻缘传》，里边有大量和我们这里相同相近的方言。

知微庐主：古代有个“偷幸”词，苟且侥幸的意思。跟“投信”发音相近，不知有没有关系？

另外，干脆、头信、爽，沧州话里有。顺便探讨一下沧州话里“爽”的意思，和“投信”有没有差别？比如，“都咋玩儿了，你爽别来了”！

宁津祝华东：我们这里“爽”是干脆利索、尽快的意思。

知微庐主：爽——快，很接近。

刘之龙：这词我们这儿常说。比如，“我自己孙子也耽误赶集，投信你妯娌俩也把孩子放这儿，一个羊是放，二羊三羊也是放，别让你们也赶不了集！咱可说好了，回来可得给买点好吃的！哈哈”！

孙克升：“投信”用得很多。还有一种连用，如，“咱呀！投信投信啦！谁也别去了，他爱找谁干就找谁干”！罢工了，撕开脸皮了，破罐破摔了。投信投信了！

征稿

每一座城市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：czwbrw@sina.com